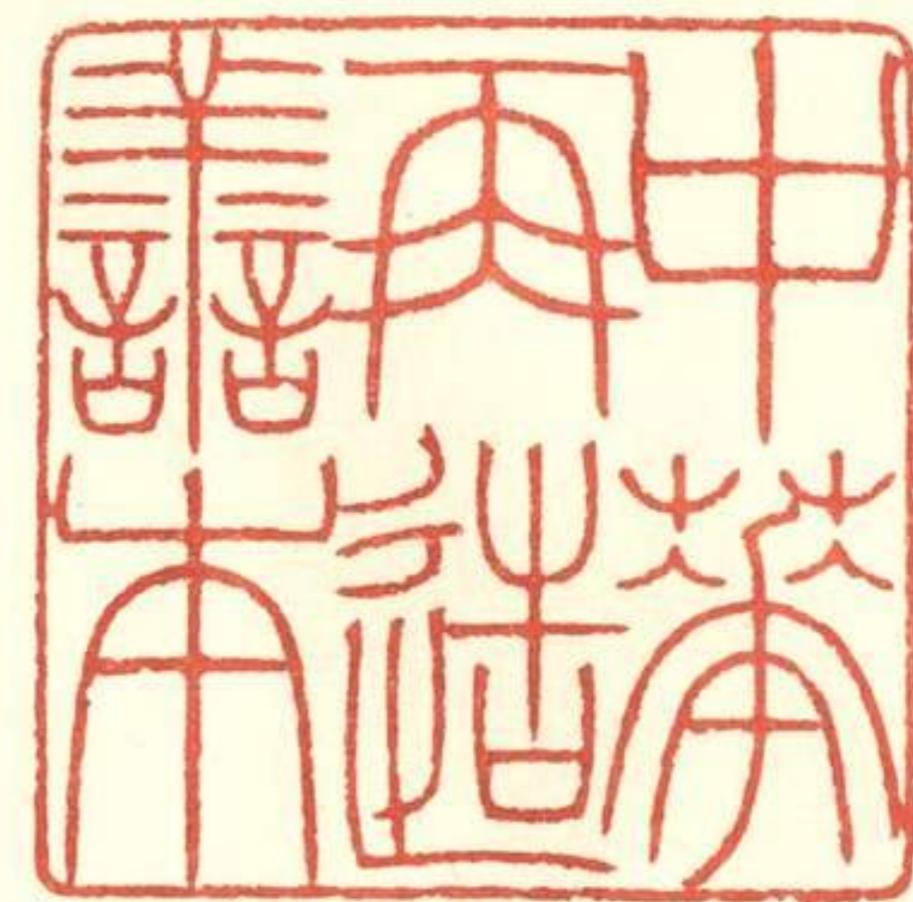


洪範政鑒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淳熙十三年内府寫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四·七釐米寬十八·四釐米

洪範政鑑

宋仁宗趙楨撰

宋淳熙十三年(公元二二八六年)內府寫本

洪範政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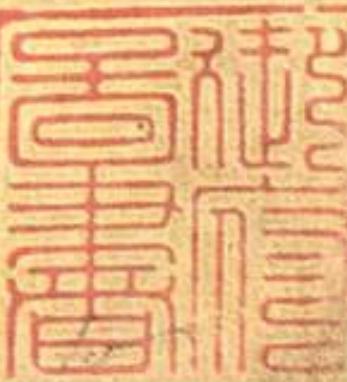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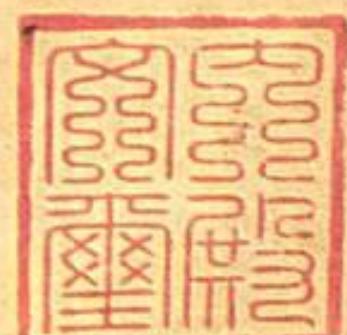
宋(約公元一一八〇前後)寫本

洪範政鑒序

昔者雒書旣陳伯禹所以明天道箕疇載演周武所以酌神猷蓋推本以辨機祥觀變而謹命令是爲大法式叙彝倫朕纘紹慶靈述遵

謨訓每置圖而審正必稽古以求端間或休嘉之來懼省不類皆異之見儆畏厥繇宸章餘闕汜覽史籍洪範之說緬然可尋而伏鄭所編靡聞全錄散向作傳散布羣篇後則京

夏諸儒衍繹證兆簡牘廣記顛末弗齊不有彙分何從質信亦嘗取日官之奏合書林之藏參咨通臣覆究曩例守歷者有拘牽之累抱撲者有傳致之譏執術未通即事罕據以令研覈洞見指歸遂采五均六滄前廿察候最稽應者次爲十二卷名曰洪範政鑒若語非典要過涉怪譎則略而不載若占有差別互存考驗則析而詳言咸摭遺聞詎容曲說舊記皇極之類有日星李浸且辰緯上列渾



蓋並施別爲纂脩無取錯糅是雖新意亦有  
遐矩噫君人者承天子民奄甸九域故必躋  
象數之摯慎消復之宜逆知未萌前慮諸慝

庶乎嗣

祖宗之構克保洽平順陰陽之權用弭愆伏  
則是書也爲政之丕鑒有邦之善經故因題  
辭兼以自厲龜鑑斯在淵薄載競將永通都  
之傳聊俾廣內之蘊云爾康定元年七月日序



洪範政鑒卷第一之上

水行上

經曰天錫禹洪範九疇一曰五行鄭康成曰行者言順二曰水三曰火四曰金五曰土  
天氣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鄭康成曰此諸陽所生之次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孔安國曰皆水  
陰康成曰此諸陽所生之次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孔安國曰皆水  
之性自然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揉金曰從革王肅曰爰亦可矯而直  
之性自然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揉金曰從革王肅曰爰亦可矯而直  
馬融曰金之性從革人而更可銷鑄王肅曰爰亦可矯而直  
於其上稼穡種之潤下作鹹孔安國曰也言土可潤  
稼穡種之潤下作鹹孔安國曰也言土可潤  
孔安國曰曲直作酸孔安國曰從革作

辛 金氣之味孔安國曰稼穡作甘孔生安於百穀  
又曰羞用五事一曰貌孔安國曰容貌儀二曰言孔安國曰  
章詞三曰視孔安國曰觀正國四曰聽孔安國曰察是非孔安國曰  
心慮所行貌曰恭言曰從當使可從發言視曰  
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曰恭作肅從作乂顏  
古令曰入治馬融曰睿通也明作哲孔安國曰照了聰作謀  
應劭曰聰所以下謀必成當睿作聖張晏曰  
謀應孔安國曰聰所則以爲爲治馬融曰明作哲孔安國曰照了聰作謀  
於事至無不聖孔安國曰聰所謀必成當睿作聖張晏曰照了聰作謀  
行安謂安國之國之驗孔安國曰聰所謀必成當睿作聖張晏曰照了聰作謀  
又曰休證美孔安國之國之驗孔安國曰聰所謀必成當睿作聖張晏曰照了聰作謀  
叙肅時雨若君行恭則

順時

雨火時暘若

孔安國曰君行治時則時暘順時

哲則時燠若

謀時寒若

孔安國曰君行之哲時燠若

聖時風若

孔安國曰君能照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照

道則寒暑順風雨

孔安國曰君能通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通

以時應而順

孔安國曰君能行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孔安國曰君能行

孔安國曰君能行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則國常安國曰君能行

孔安國曰君能行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則國常安國曰君能行

孔安國曰君能行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則國常安國曰君能行

孔安國曰君能行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胎言尚微

孔安國曰君能行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古音顏師

孔安國曰君能行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蟲無足謂之

孔安國曰君能行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言其著也及人

孔安國曰君能行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則異物生謂之眚

孔安國曰君能行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

孔安國曰君能行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

孔安國曰君能行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成祭祀曰

孔安國曰君能行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年夏不得四

孔安國曰君能行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牽牛主

逆天時

鄭康成曰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逆天時

以正逆天時

鄭康成曰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爲宗廟

爲正逆天時

鄭康成曰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爲春秋商

爲正逆天時

鄭康成曰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爲周

爲正逆天時

鄭康成曰

孔安國曰君行之能行

是其類也則水不潤下

鄭康成曰逆天北宮之政行此流人所用灌下是爲不潤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謀不康其聽也

聽成它者曰是君異故於爲

則水不潤下

鄭康成曰天北宮之政行此流人所用灌下是爲不潤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則水不潤下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皆源地爲水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流人所用灌下是爲不潤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常寒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於藏人氣爲失故

時則有鼓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鄭康成曰君行其溉也此北宮者變也

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終而  
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安魂氣春  
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  
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無不宗事慎其  
齋戒致其嚴恭鬼神歆響多獲福助此聖王  
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  
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  
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恭鬼神政令迷

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退溢壞鄉邑。溺人民。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聽之不能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君嚴猛而閑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而以龜爲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爲福。曰富。

彖彖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彖禍。一曰寒歲彖多死。及爲怪。亦是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水不潤下。

京房曰。顙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墮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辟。遏有德。茲謂狂。應劭曰。辟天子也有

過德者壅。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  
獄不解。茲謂追非。李奇曰：歸罪過於民，不罪之  
人而歸無辜者也。張晏曰：謂釋有罪之  
止也。追非遂非也。解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

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  
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衆不則  
皆函陰氣。厥水流入國邑。墮霜殺菽草。

董仲舒曰：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  
氣盛。故大水。魯桓公元年秋大水。劉向曰：桓  
公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

君。顏師古曰：宋大宰華父督弑殇公。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  
賂而歸。顏師古曰：謂郜大鼎。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交  
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之應。

十三年夏復大水。劉歆曰：桓易許田不祀周  
公。顏師古曰：許田魯朝宿之邑。有周公別廟。  
云不祀既墓。遂以許田與鄭而取鄭之祊田。故  
周公廢祭祀之罰也。

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曰：魯宋比年  
爲乘丘鄙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  
水。劉向曰：宋愍公驕慢。暗災不改。明年與其

臣宋萬博戲矜而罵萬殺公之應

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曰夫人哀姜失禮不婦陰氣盛也劉向曰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曰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

宣公十年秋大水饑董仲舒曰時比伐邾取邑顏師古曰九年秋邾婁邑也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曰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

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覆且亦齊出也顏師古曰覆且邾文公之子邾定公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禍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曰成幼弱政在大夫一年再用師復城鄆以強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專會宋晉陰勝陽之應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曰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強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爲

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  
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齊之應

漢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流四千餘家  
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  
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  
千餘家南陽汙水流萬餘家時女主獨治諸  
呂相王之應

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  
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壞民室八千餘所

殺三百餘人先是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  
爲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以夏四月郊  
見上帝歲餘謀不軌要斬夷三族是時比再  
遣公主配單于賂遺甚厚匈奴愈驕侵犯北  
邊殺略多至萬餘人漢遣發軍征討戍邊  
元帝永光五年夏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  
江雨壞鄉聚民舍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  
奏罷郡國廟是歲又定迭毀罷太上皇惠帝  
寢廟皆無復脩通儒以爲違古制石顯用事

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  
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齊之應

漢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流四千餘家  
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  
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  
千餘家南陽汚水流萬餘家時女主獨治諸  
呂相王之應

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  
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壞民室八千餘所

陰下相爲蠹賊有侵陵之象也

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塞之陳宣曰  
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爲萬世基水不當入  
城門如爲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  
昔東郡金堤大決太守王遵亡身住立應時  
自消人臣尚脩正弭災中興聖主水必不入  
言未絕水去上善其言後遷河堤謁者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大水傷稼時竇太  
后攝政兄弟皆貴顯作威詭之應

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  
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齊之應

漢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流四千餘家  
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  
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  
千餘家南陽汙水流萬餘家時女主獨治諸  
呂相王之應

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  
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壞民室八千餘所  
曰水者陰氣盛也時鄧太后專政之應

安帝永初元年十月河南新城山水出壞民  
田水出深三丈時司空周章以鄧太后不立  
皇太子勝謀欲廢置事覺被誅讖曰水者純  
陰之精陰氣洋溢小人專制擅權治疾賢者  
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  
涌水爲災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時梁太后專政  
方儲曰民悲怨則陰類強河決海澹地動土

涌春春秋舍尊曰九卿阿黨擠排正直驕奢僭害則江河潰決

桓帝永興元年秋河溢漂害人物京房曰河者懷容水澤浸漑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三公之禍不能容也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時梁冀專政災異並湊張衡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君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潛潭巴曰水逆者反命也宜脩德應之

延熹九年四月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曰河

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兆豈諸侯有規京都計邪明年桓帝晏駕靈帝自解犢亭侯入嗣

洪範政鑒卷第一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一之下

水行上

藏書  
禁  
祕

卷一  
洪範政鑒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雷電至殺鳥雀楊阜曰此常雨之罰也時帝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之應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亮不悟尋見廢

晉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夏時王敦執權不恭之罰

元帝永昌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常雷電時雖斬蘇峻餘黨猶據石頭至滅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荊州武陵四縣雨水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時帝幼權在於下之應

梁武帝天監二年六月信安三縣大水案占

洪範政鑒卷第一之下

水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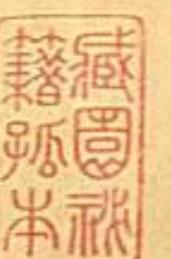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雷電至殺鳥雀楊阜曰此常雨之罰也時帝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之應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亮不悟尋見廢

之應

後齊武成河清二年十二月充趙魏三州大水天統三年并州汾水溢占曰水者純陰之精陰氣洋溢小人專制時和士開元文遙趙彥深專任之應

後主武平六年八月山東大水占曰小人躁躍無所畏忌陰不制於陽則湧水出時羣小用事邪佞滿朝伶人封王之應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河南八州大水時獨孤



后干预政事濫殺官人放黜宰相楊素水者  
陰氣臣妾盛強之應

仁壽二年河南河北大水時帝用刑嚴急臣  
下小過親臨斬決吏萬歲以忤旨被戮誅罰  
絕理之應

煬帝大業三年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帝  
嗣位已來未親郊禮簡宗廟廢祭祀之應  
唐太宗正觀十一年七月大雨穀水溢入洛  
陽宮深四尺帝引咎令羣臣直言得失岑文

本曰願陛下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  
聞過既改從諫如流爲善不疑出令必信省  
田遊之娛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不求闢土  
行之不怠必轉禍爲福化咎爲祥況水之爲  
患陰陽常理哉省力役賜遭水家帛廢明德  
宮及飛山宮之絳圃院給河南洛陽遭水戶  
是年九月河溢壞陝州河北縣及太原倉毀  
河陽中潭太宗幸白馬坂觀之  
中宗神龍元年七月洛水漲壞廬舍二千餘

家詔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宋務先曰：自夏以來水氣勃戾。郡國罹災。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嚴配。多獲福助。今郊廟遲留。不得薦享。暴水之災殆因此發。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盛滿。則水泉逆溢。願陛下詳裁之。

### 急常寒若

劉向曰：急常寒若。春秋無其應。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燠煖而已。故藉秦以爲驗。秦始皇即位。尚幼。委政太后。用呂不韋。嫪毐。宮室苑囿。自恣。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閑以涉危害。舒燠迫近之變。始皇旣冠。毒誅夷其宗。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間。緩急如此。寒燠輒應此其效也。

劉向曰：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墮霜殺菽草。皆常寒之罰。

京房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過深當燠而寒盡六日。亦爲雹害。正不誅。茲謂養

賊寒七十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  
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  
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又曰夏  
雨雪臣爲亂

魯桓公八年十月雨雪

班固曰周十  
月今八月也

劉向曰

時夫人有通齊之行桓有妬媢之心切莫報夫  
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  
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  
時迫近象也董仲舒曰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

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曰先是釐公立妾  
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又曰大雨  
雹董仲舒曰公脅於齊桓立妾爲夫人不敢  
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  
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曰昭取於吳而  
爲同姓謂之吳孟子顏師古曰魯與吳俱姬  
吳而云孟子也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強皆  
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曰季孫宿任政  
陰氣盛也

漢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後三歲淮南王長謀叛發覺遷道死

景帝六年三月雨雪六月匈奴入上郡吏卒戰死二千餘人明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武帝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是歲御史大夫張湯丞相嚴青翟皆有罪自殺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是歲民不占緡錢有告者以半畀之政急刻之應

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是歲魏郡太守京房爲石顯所告棄市御史大夫鄭洪免爲庶人寃陷之應

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谷永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恭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宜避寢自責皇后母得擅上令衆妾更進以時博施庶幾得賢明之嗣其後許后坐祝詛廢

昭帝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十六年

許后自殺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冰厚尺餘時羣賊起天下始亂識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適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帝流遷失政養奮曰當溫而寒刑罰慘也

吳孫權赤烏四年大雪平地三尺鳥獸死者太半時全琮四將攻略淮南襄陽戰死千餘人晉武帝泰始七年十二月大雪明年步闡揚肇之敗死傷甚衆不聰之罰也

穆帝永和十年五月涼州雪明年八月張祚

張曜靈攻滅叛亂之應

孝武太元二年十二月大雪時帝幼政在將相陰之盛也

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時桓靈寶篡位以朝政失在舒緩反之以酷之應

劉向

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此之謂也

三年正月霰雪而雷時帝蒙塵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

東魏孝靜武定四年二月大寒人畜凍死者相望於道時後齊神武作相爾朱文暢謀害神武事泄濫誅之應

後齊武成河清元年歲大寒讖曰殺無罪其寒異時帝通於文宣李后生子不舉帝殺后子紹德保后而撻冤酷之應

### 隕霜

京房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殺而誅茲謂虐其霜覆在草下魯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顏師古曰襄仲專權殺嫡立庶公室弱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暴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言殺菽知草皆死

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董仲舒曰菽草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強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定公元年十月墮霜殺菽劉向曰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時季氏逐昭公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

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墮霜殺草木先是遣韓安國李廣公孫賀王恢李息五將軍三十萬衆伏馬邑下欲襲單于單于覺而去自是

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元帝永光元年三月墮霜殺桑九月墮霜殺稼天下大饑時石顯用事專權之應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墮霜傷穀此誅罰不由君出之應

梁武帝天監三年三月六年三月並墮霜殺草時大發卒拒魏於鍾離連兵數歲之應陳文帝太建十年八月墮霜殺稻菽時大興師選衆遣將吳明徹與周師相拒於呂梁之應

洪範政鑒卷第一之下





